

亲历大悲寺



□记者 沈湛 文/图

行程:周口——北京西站——北京站——沈阳市——海城市——毛祁镇——大悲寺。

以“苦修”闻名的大悲寺,世间传闻颇多,网上争议不断。“不捉金钱”、“日中一食”、“百衲衣”、“四小时睡眠”、“行脚”、“乞食”……这些清规戒律让大悲寺独树一帜,成为信众心中真正的“修道之地”。根据大悲寺《依教奉行》记载,大悲寺僧侣自1995年起便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开始行脚,行走里程约三百余公里,历时15天到1个月。行脚过程中需托钵乞食,野外露宿,不得碰触金钱。与众不同的大悲寺,使信众们对其产生了无比的向心力。

我神往大悲寺已久,想要在那幽谷深潭之中寻访一方清净之地,体会宁静中的充实与艰辛。即便在寒冷的严冬,依旧值得期待。身未动心已远,我利用休假的时间,独自踏上了征途……

11月21日中午 12:30 入寺

一路经历了快车、高铁、动车、城乡公交、小三轮车、出租车后,怀着五味陈杂、亢奋激动的心情,我如愿到达了大悲寺。大悲寺位于海城市毛祁镇曹家堡村的山沟中,距离海城市区约20公里。这个季节,沿途草木枯黄,人迹罕至。大悲寺依山傍水而建,寺庙的主体建筑位于当地村民称做“刺沟”的山上。由于有信众们经常在此放生,所以山门前的曹家堡水库已俨然成了巨大的放生池。

远远望去,大悲寺像沉睡中的巨人,矗立在群山怀抱之间。这里更像是一个综合开发工地,远远望去,到处都是建设的场面。铁栅栏围起数十米,上挂醒目牌子:“修行道场,禁止旅游,禁止拍照”等字样。

年已不惑的我自认为阅历颇丰,但在这里,一时间竟有种局促感,这种感觉来自于对佛法和大悲寺的敬畏。

调整一下情绪,来到居士接待处。接待我的是一位文质彬彬、带着眼镜的年轻居士,后来得知这位师兄姓刘(来此的居士不管早晚,互以“师兄”尊称),已在此修行很久了。相互施礼后,他热情地招呼我坐下。

我掏出身份证、工作证,他看我一眼说:“这里不接受采访。”我赶紧回答:“我是以个人身份来此体验的。”“你皈依了吗?学过佛法吗?”“没有。”我如实回答。刘师兄迟疑片刻,最后对我说:“你先去拜佛吧,回头见见堂客的大师。”

放下行囊,踏着碎石一路向寺中走去。围栏处到寺里大约有700米远,途经一处伟岸的建筑——“解脱门”,大意是来此之人要放下包袱,去除杂念之意吧。路上随处可见“寺内禁止放钱、注意脚下众生”等字样,这里不设功德箱,烧香拜佛是不用付费的。

顺着其他居士的指引,远远看到一位师父站在西客堂台阶上注视着我。是我职业的特殊性引起了他们的戒备吧(后来得知来此短期修行的居士,大多没有刚来就直接面对师父交流的机会)。师父在简短询问过之后,有些劝退之意。我立刻话锋一转,说来自中原腹地少林寺,并且真诚地告诉他我一路没做任何停留,只为尽快到大悲寺。

可能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,师父把我引进了内室。我们就佛法、个人感受、世间百态等作

了一番交流,师父起身到书柜中取出由寺中住持妙祥大师主讲的一套《沙弥律仪》光碟双手送与我,说:“你把师父的心请回去,好好学习。”还特别叮嘱这在外面是没有的。师父问我:“人到中年,可曾思考?可曾了解佛法的精髓?”我说这正是此行的目的。师父目光睿智,娓娓向我道来:“佛法的精髓就是开启智慧,追求真理,而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怎样为这个社会服务。”拜别师父,回到刘师兄处,按照要求上交了身份证、烟、食品、茶叶等禁带物品,办理了居士证。可以携带手机,但必须调整为静音模式,为的是不打扰其他居士修行。

11月21日下午 2:30 出坡

来到居士的寮房,我被安排在一区1号房间10号下铺。寮房共有6间,分一区和二区,每间可居住20人。在这里,我将与近80名“同修”一起,体验大悲寺式的清修苦行。

还未等收拾停当,管理员王居士递给我一件衣服说:“穿上,到门口找双手套,随着他们出坡吧(出坡就是指劳动的意思)。”打量一下衣服,就如我们家乡小孩子穿的倒衫一样。穿上衣服,在门口筐里扒拉半天也没找到一双象样的手套,跟着回来换衣服的两名师兄一同走向工地。

一路向东,下了山坡来到工地。我的工作是把山上运下来的钢管和扣件等建筑器材归类放好。初来乍到,当然不敢懈怠。低头只顾干活,边上人善意提醒我悠着点,保存点体力。有两位身穿“百衲衣”的僧人与我们一同劳动。根据大悲寺戒律,寺内僧人不准穿华丽、颜色鲜艳的衣服,必须身着灰色为主的染衣,且每位僧人只允许拥有两套衣服,破损后缝补一下继续穿,这种衣服称为“百衲衣”。

11月21日傍晚 5:30 晚课

这里的天似乎黑得更早一些。拖着疲惫的身体随大家回到寮房,简单洗漱后,向山上经堂走去。

师父、居士先后鱼贯而入,神情庄重,衣着整齐。一楼有个小的讲经堂,是为级别较高的师父们准备的。二楼的经堂东侧是师父们的位置,每九个人为一排,约十排。西边为居士位置,12人一排,师傅、居士南北相对,合掌静

思,等待开课。

随着磬声响起,大家集体转向东边,面向佛像施跪拜之礼。大家随领诵师傅开始抑扬顿挫地诵经,先是《楞严咒》、《大悲咒》等,中间跪站相间,诵经不断。最后,所有人员起立,由年长师傅领队在经堂内顺时针走动,共同诵读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、“阿弥陀佛”共计1000遍。

11月21日晚 10:00 就寝

这里日中一餐,过午不食,严禁吃零食等东西,只有白开水可以饮用。晚上10点,伴着饥肠辘辘,我和衣而眠(这里要求来此者均和衣而眠,禁止脱袜子,并呈侧卧姿势)。

11月22日凌晨 2:00 早课

凌晨1点57分,寮房居士准时在床头大声击打木板,同时告知大家起床上早课。简单洗把脸后,上行至居士念佛堂进行早课。几十名居士东西相对而坐,开始坐禅。坐禅期间如有睡着者,后面巡视的师兄会以戒尺轻轻敲打肩膀以示提醒。坐禅从2点30分持续到3点50分,随后,是从4点至5点的早课诵经。

11月22日早晨 5:30 出坡

诵经结束,刚刚回到房间,昏昏欲睡之时,听到有人挨屋喊“出坡了”。迷迷糊糊换上衣服,戴好手套,来到大厅内等候派活。几名早来的居士,竟然坐在地上靠着墙睡着了。

今天的活依旧是运输整理钢管和扣件等。走出寮房,漫天星星格外明亮,气温显然比室内低了很多,这倒使我顿时清醒了。在结了霜的碎石子路上走起来“沙沙”作响,倒也有些禅意。

摸黑来到工地,钢管上也结满了霜,带着手套依旧感觉刺骨的冰凉。手套和钢管由于温度不一样,时常粘连在一起,偶而会把手套钢管一并扔出去。

天在不知不觉中亮了起来,我不由地想起了家里可口的饭菜,胃里阵阵抽搐。工地边上有多棵苹果树,鲜红的果子挂满了枝头,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去摘取,原因就在于居士们除了一顿饭,其他时候是不可以吃任何东西的。我饿得头晕,围着树转了几圈,也没敢摘一个。

在装卸了一车钢管后,我显然体力有些不支。同行的居士问我:“你是饿了吧?”我点点头。他告诉我,刚来的时候,胃还没适应,他一顿吃10个包子,现在一顿可以吃20个。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包子的大小,我微笑一下,无力作答。

11月22日上午 10:00 过斋

由于这里每日仅一餐,所以显得格外神圣庄重。头堂时间为10点~10点40分,由上院的大师和居士用斋;二堂时间为11点~11点40分,由下院的僧尼和居士用斋。同室的师兄带着我去吃头堂斋饭,主要是看我饿得实在难以强撑了。

斋饭在寮房上面二楼的五观堂里进行,师傅们左手托钵,在寮房门口依次排队,居士们随后排队等待。头堂有严格的人数限定,排到我这正好最后一名。进入斋堂,师傅们在南侧落座。最南端就像教室的讲台,上面独坐的是



下院僧尼排队准备过斋



居士证是在此修行的通行证

大悲寺住持妙祥大师。师父、居士分两排相对而坐,大家面前已经摆放好了一个不锈钢饭盆,盆边摆放了一个豆沙馅饼、一个核桃酥、一个苹果、一个橘子、一个柿子,另外还有5颗干枣和一袋脱皮板栗。

斋前自然要诵经,诵经后行堂居士分四排自南向北挨个打饭,打饭期间也是诵经声不断。到我跟前时,我也学着师父们的做法端起饭盆以示尊重。今天吃的主食是东北的“二米饭”,黄白相间,气味芳香,每人有一勺由蘑菇、胡萝卜、西兰花等混合的炒青菜。等所有人都分发了饭菜后,妙祥大师端起了钵,进餐开始。相隔不久,第二道菜上来了,是虎皮辣椒,我数了数有3个。第三道菜是凉拌桔梗,味道倒也独特。

五观堂里坐了百余人,却无声响,都在埋头吃饭,礼仪威严。我在家是极少吃饭的,这会儿却是三五分钟便风卷残云般将米一扫而光。

11月23日中午 12:30 离寺

过斋后,我觉得大悲寺真正意义上的一天才刚刚开始。周而复始的修行,一定会给居士和僧众带来不同的人生体验和心愿达成。

在大悲寺短短的两天修行,使我受益匪浅。一开始想,这样的修行和工地的民工有什么区别,后来细细品味师父说的“修行就是修心”那句话,慢慢有了一些感悟。

人生何尝不是处处在修行,时时在修行?一个人,一座寺,一趟孤独的行程,一种信念的寻求。大悲寺,我还会回来的!



夕阳下的放生池透着暖意